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七

江西後漢紀

起疆國協洽五月盡著

不滿一年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中

天福十二年五月乙酉朔癸未康王元欲召延壽及張

礪和凝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元欲妻素以兄事延

壽元欲從容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

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元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

適已鑿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籌許我知南

朝軍國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

國豈理邪下令延壽親黨皆釋不問間一日元欲至

臣

吉

京懷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七

一

日

待賢館受蕃漢官謁賀笑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
禮上吾以鐵騎圍之諸公亦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
之臣於府署宣契丹主遺制其略曰永康王天聖皇
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太后鍾愛群情允歸可於
中京即皇帝位於是始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見群
臣不復行喪歌吹之聲不絕於內 辛巳以絳州防
禦使王晏爲建雄節度使 帝集群臣庭議進取諸
將咸請出師并陘攻取鎮魏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
自服帝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
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群虜
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
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
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欵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
兩旬洛汴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弘肇
大軍已屯上黨群虜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爲便
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抵陝帝從之
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告諭諸道 甲午以太原
尹崇爲北京留守以趙州刺史李存瓌爲副留守河
東慕僚真定李驤爲少尹牙將太原蔚進爲馬步指
揮使以佐之存瓌唐莊宗之從弟也 是日劉晞棄

洛陽奔大梁 武安節度副使天策府都尉領鎮南
節度使馬希廣楚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
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壬辰夜希範卒將佐議所
立都指揮使張少敵都押牙袁友恭以武平節度
使知永州事希萼於希範諸弟爲最長請立之長直
都指揮使劉彥瑫天策府學士李弘臯鄧懿文小門
使楊滌皆欲立希廣張少敵曰永州齒長而性剛必
不爲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當思長策以制永州
使帖然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矣彥瑫等不從天策
府學士拓跋恒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政然三十

郎君長請遣使以禮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彥瑫等皆
曰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使它人得之異日吾輩
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乙未彥瑫等稱希
範遺命共立之張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
跋恒皆稱疾不出 丙申帝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
絳丁酉史弘肇奏克澤州始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
奇固守不下帝以弘肇兵少欲召還蘇逢吉楊邠曰
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崔延勳耿崇美朝夕遁去若
召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矣帝未決使
人諭指於弘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

通鑑卷百八十七
三
與逢吉等議合帝乃從之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令
竒令竒乃降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 崔廷勳耿崇
美奚王拽刺合兵逼河陽張遇帥衆數千救之戰於
南阪敗死武行德出戰亦敗閉城自守拽刺欲攻之
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得此城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
况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
肇將至廷勳等擁衆北遁過衛州大掠而去契丹在
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引兵與武行德合弘肇爲人
沈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槓殺之士卒
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之軍中惕息莫敢
犯令故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
刃皆弘肇之力也帝由是倚愛之辛丑帝至霍邑遣使
諭河中節度使趙匡贊仍以契丹囚其父延壽告之
滋德宮有宮人五十餘人蕭翰欲取之宦者張環不
與翰破鎖奪宮人執環燒鐵灼之腹爛而死初翰聞
帝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
容而去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
遣高謨翰迎之矯稱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
事召已赴恒州淑妃從益匿於徽陵下官不得已而
出至大梁翰立以爲帝帥諸酋長拜之又以禮部尚

通鑑卷三十七
四
書王松御史中丞趙遠爲宰相前宣徽使甄城翟光
鄴爲樞密使左金吾大將軍王景崇爲宣徽使以北
來指揮使劉祚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充在京巡檢
松徽之子也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
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守
諸門爲從益宿衛壬寅翰及劉晞辭行從益餞於北
郊遣使召高行周於宋州武行德於河陽皆不至淑
妃懼召大臣謀之曰吾母子爲蕭翰所逼分當滅亡
諸公無罪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爲意
衆感其言皆未忍叛去或曰今集諸營不減五千與

燕兵併力堅守一月北救必至淑妃曰吾母子亡國
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不幸至此死生惟人所裁若
新主見察當知我無所負今更爲計畫則禍及它人
闔城塗炭終何益乎衆猶欲拒守三司使文安劉審
交曰余燕人豈不爲燕兵計顧事有不可如何者今
城中大亂之餘公私窮竭遺民無幾若復受圍一月
無噍類矣願諸公勿復言一從太妃處分乃用趙遠
翟光鄴策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稱臣迓帝請
早赴京師仍出居私第甲辰帝至晉州契丹主
兀欲以契丹主德光有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

述律太后之命擅自立內不自安初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勃海述律太后殺酋長及諸將凡數百人契丹主德光復卒於境外酋長諸將懼死乃謀奉契丹主兀欲勒兵北歸契丹主以安國節度使麻荅爲中京留守以前武州刺史高奉明爲安國節度使晉文武官及士卒悉留於恒州獨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澣及後宮宦者教坊人自隨乙巳發真定 帝之即位也絳州刺史李從朗與契丹將成霸卿等拒命帝遣西南面招討使護國節度使白文珂攻之未下帝至城下命諸軍四布而勿攻以利害諭之戊申從朗與

城降帝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以偏將薛瓊爲防禦使 辛亥帝至陝州趙暉自御帝馬而入壬子至石壕汴人有來迎者 六月甲寅朔蕭翰自恒州與麻荅以鐵騎圍張礪之第礪方卧病出見之翰數之曰汝何故言於先帝云胡人不可以爲節度使又吾爲宣武節度使且國舅也汝在中書乃帖我又先帝留我守汴州令我處宮中汝以爲不可又譖我及解里於先帝云解里好掠人財我好掠人子女今我必殺汝命鎖之礪抗聲曰此皆國家大體吾實言之欲殺即殺奚以鎖爲麻荅以大臣不可專殺

力救止之翰乃釋之是夕礪憤恚而卒崔廷勳見麻
荅趨走拜起跪而獻酒麻荅踞而受之 乙卯帝至
新安西京留司官悉來迎 吳越忠獻王弘佐卒遺
令以丞相弘侗爲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 丙辰
帝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
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趙遠更名
上交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
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爲契丹所立何
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洒明宗
陵乎聞者泣下 戊午帝發洛陽樞密院吏魏仁浦

自契丹逃歸見於鞏郭威問以兵數及故事仁浦強
記精敏威由是親任之仁浦衛州人也 辛酉汴州

百官竇貞固等迎於滎陽甲子帝至大梁晉之藩鎮
相繼來降 丙寅吳越王弘侗襲位 戊辰帝下詔

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
變更復以汴州爲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
余未忍忘晉也復青襄汝三節度 壬申以北京留

守崇爲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 契丹迷律太后聞
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王爲前鋒
相遇於石橋初晉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從晉

通鑑卷三百七
主北遷隸述律太后麾下太后以爲排陳使彥韜迎
降於偉王太后兵由是大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
機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以高勳爲樞密使契
丹主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
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興兵誅討故數年之間
不暇南寇 初契丹主德光命奉國都指揮使南宮
王繼弘都虞候樊暉以所部兵戍相州彰德節度使高
唐英善待之戍兵無鎧仗唐英以鎧仗給之倚信如親
戚唐英聞帝南下舉鎮請降使者未返繼弘暉殺唐
英繼弘自稱留後遣使告云唐英反覆詔以繼弘爲

彰德留後庚辰以暉爲磁州刺史安國節度使高奉
明聞唐英死心不自安請於麻谷署馬步都指揮使
劉鐸爲節度副使知軍府事身歸恒州 帝遣使告
諭荆南高從誨上表賀且求郢州帝不許及加恩使
至拒而不受 唐主聞契丹主德光卒蕭翰棄大梁
去下詔曰乃眷中原本朝故地以左右衛聖統軍忠
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議
經略北方聞帝已入大梁遂不敢出兵 秋七月甲
午以馬希廣爲天策上將軍武安節度使江南諸道
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 或傳趙延壽已死郭威言

通鑑卷三百六
於帝曰趙匡贊契丹所署今猶在河中宜遣使弔祭
因起復移鎮彼既家國無歸必感恩承命從之會鄴
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重威天平節度使
兼侍中李守貞皆奉表歸命重威仍請移它鎮歸德
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行周入朝丙申徙重威爲歸德
節度使以行周代之守貞爲護國節度使加兼中書
令徙護國節度使趙匡贊爲晉昌節度使後二年延
壽始卒於契丹 吳越王弘侖以其弟台州刺史弘
俶同參相府事 李達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後自詣
錢唐見吳越王弘侖弘侖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

曰孺贊旣而孺贊悔懼以金筍二十株及雜寶賂內
牙統軍使胡進思求歸福州進思爲之請弘侖從之
杜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內常疑懼及移鎮制
下復拒而不受遣其子弘璲質於麻荅以求援趙延
壽有幽州親兵二千在恒州指揮使張璉將之重威
請以守魏麻荅遣其將楊衮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
州兵赴之閏月庚午詔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爲
招討使鎮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 辛
未楊邠郭威王章皆爲正使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
北來兵與朝廷兵合頓增數倍章白帝罷不急之務

通鑑卷三百七
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克贍 庚辰制建宗廟太
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
追尊謚號凡六廟 麻荅貪猾殘忍民間有珍貨美
婦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披面抉目斷腕
焚炙而殺之欲以威衆常以其具自隨左右懸人肝
膽手足飲食起居於其間語笑自若出入或被黃衣
用乘輿服御物曰茲事漢人以為不可吾國無忌也
又以宰相貲不足乃牒馮道判弘文館李崧判史館
和凝判集賢劉昫判中書其僭妄如此然契丹或犯
法無所容貸故市肆不擾常恐漢人亡去謂門者曰

漢有窺門者即斷其首以來麻荅遣使督運於洺州
洺州防禦使薛懷讓聞帝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
帝遣郭從義將兵萬人會懷讓攻劉鐸於邢州不克
鐸請兵於麻荅麻荅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節度使
李殷將千騎攻懷讓於洺州懷讓嬰城自守安等縱
兵大掠於邢洺之境契丹所留兵不滿二千麻荅令
所司給萬四千人食收其餘以自入麻荅常疑漢兵
且以爲無用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飼胡兵衆心怨
憤聞帝入大梁皆有南歸之志前潁州防禦使何福
進控鶴指揮使太原李榮潛結軍中壯士數十人謀

攻契丹然畏契丹尚彊猶豫未發會楊衮楊安等軍出契丹留恒州者纔八百人福進等遂決計約以擊佛寺鍾爲號辛巳契丹主兀欲遣騎至恒州召前威勝節度使兼中書令馮道樞密使李崧左僕射和凝等會葬契丹主德光於木葉山道等未行食時鍾聲發漢兵奪契丹守門者兵擊契丹殺十餘人因突入府中李榮先據甲庫悉召漢兵及市人以鎧仗授之焚牙門與契丹戰榮召諸將并力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白再榮狐疑匿於別室軍吏以佩刀決幕引其臂再榮不得已而行諸將繼至煙火四起

鼓譟震地麻谷等大驚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而漢兵無所統壹貪狡者乘亂剽掠懦者竄匿八月壬午朔契丹自北門入勢復振漢民死者二千餘人前磁州刺史李穀恐事不濟請馮道李崧和凝至戰所慰勉士卒士卒見道等至爭自奮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譟於城外欲奪契丹寶貨婦女契丹懼而北遁麻谷劉晞崔廷勳皆奔定州與義武節度使邢律忠合忠即郎五也馮道等四出安撫兵民衆推道爲節度使道曰我書生也當奏事而已宜擇諸將爲留後時李榮功最多而白再榮位在上乃以再榮權知留後具

通鑑卷三百八
以狀聞且請援兵帝遣左飛龍使李彥從將兵赴之
白再榮貪昧猜忌諸將奉國軍主華池王饒恐爲再
榮所併詐稱足疾據東門樓嚴兵自衛司天監趙延
又善於二人往來諭釋始得解再榮以李崧和凝久
爲相家富遣軍士圍其第求賞給崧凝各以家財與
之又欲殺崧凝以滅口李穀往見再榮責之曰國亡
主辱公輩握兵不救今僅能逐一虜將鎮民死者幾
三千人豈獨公之力邪纔得脫死遽欲殺宰相新天
子若詰公專殺之罪公何辭以對再榮懼而止又欲
率民財以給軍穀力爭之乃止漢人嘗事麻荅者再

榮背拘之以取其財恒人以其貪虐謂之白麻荅楊
衮至邢州聞麻荅被逐即日北還楊安亦遁去李殷
以其衆來降 庚寅以薛懷讓爲安國節度使劉鐸
聞麻荅遁去舉邢州降懷讓詐云巡檢引兵向邢州
鐸開門納之懷讓殺鐸以克復聞朝廷知而不問
辛卯復以恒州順國軍爲鎮州成德軍乙未以白再
榮爲成德留後踰年始以何福進爲曹州防禦使李
榮爲博州刺史 敕盜賊毋問賊多少皆抵死時四
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蘇
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盜并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

通鑑卷三百八
三
衆以爲盜猶不可族况鄰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村民逢吉爲人文深好殺在河東幕府帝嘗令靜獄以祈福逢吉盡殺獄囚還報及爲相朝廷草創帝悉以軍旅之事委楊邠郭威百司庶務委逢吉及蘇禹珪二相決事皆出胷臆不拘舊制雖事無留滯而用捨黜陟惟其所欲帝方倚信之無敢言者逢吉尤貪詐公求貨財無所顧避繼母死不爲服庶兄自外至不白逢吉而見諸子逢吉怒密語郭威以它事杖殺之楚王希廣庶弟天策左司馬希崇性狡險陰遺兄

希萼書言劉彥瑫違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自永州來奔喪乙巳至硤石彥瑫白希廣遣侍從都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命永州將士皆釋甲而入館希萼於碧湘宮成服於其次不聽入與希廣相見希萼求還朗州周廷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寧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贈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常爲希萼訶希廣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爲內應契丹之滅晉也驅戰馬一萬匹歸其國至是漢兵乏馬詔市士民馬於河南諸道不經剽掠者制以錢弘侗爲東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

兼中書令吳越王 高從誨聞杜重威叛發水軍數千襲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擊却之又寇郢州刺史尹實大破之乃絕漢附于唐蜀初荆南介居湖南嶺南福建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道移書詰讓或加以兵不得已復歸之曾不爲愧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唐主以太傅兼中書令宋齊丘爲鎮南節度使 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弘弼貴王弘道定王弘益辨王弘濟同王弘簡益王弘建恩王弘偉宜王弘照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鑊湯鐵牀剝剔等刑號生地獄嘗醉戲以瓜置樂工之頸試劍遂斷其頭 初帝與吏部尚書竇貞固俱事晉高祖雅相知重及即位欲以爲相問蘇逢吉其次誰可相者逢吉與翰林學士李濤善因薦之曰昔濤乞斬張彥澤陛下在太原嘗重之此可相也會高行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於鄴都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以待其弊行周女爲重威子婦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愛賊不攻由是二將不協帝恐生宅變

欲自將擊重威意未決濤上疏請親征帝大悅以濤有宰相器九月甲戌加逢吉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蘇禹珪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貞固司空兼門下侍郎濤戶部尚書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戊寅詔幸澶魏勞軍以皇子承訓爲東京留守馮道李崧和凝自鎮州還己卯以崧爲太子太傅凝爲太子太保庚辰帝發大梁晉昌節度使趙匡贊恐終不爲朝廷所容冬十月遣使降蜀請自終南山路出兵應援戊戌帝至鄴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行周言於帝曰城中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彼食盡自潰帝然之慕容彥超數因事陵轢行周行周泣訴於執政搆糞壤實其口蘇逢吉楊邠密以白帝帝深知彥超之曲猶命二臣和解之又召彥超於帳中責之且使詣行周謝杜重威聲言車駕至即降帝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閉門拒之城中文浸竭將士多出降者慕容彥超固請攻城帝從之丙午親督諸將攻城自寅至辰士卒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不克而止彥超乃不敢復言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戊大梁帝入大梁或告幽州兵將爲變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及圍鄴都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

重威拒守帝屢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為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丙辰內殿直韓訓獻攻城之具帝曰城之所恃者衆心耳衆心苟離城無所保用此何為杜重威之叛也觀察判官金鄉王敏屢泣諫不聽及食竭力盡甲戌遣敏奉表出降乙亥重威子弘璉來見丙子妻石氏來見石氏即晉之宋國長公主也帝復遣入城丁丑重威開門出降城中餓死者什七八存者皆疍瘠無人狀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璉等將校數十人縱其士卒北歸將出境大掠而

去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家貲籍之以

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為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重威

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

臣光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

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姦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高行周以慕容彥超在澶州固辭鄴

都已卯以忠武節度使史弘肇領歸德節度使兼侍

衛馬步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劉信領忠武節度使

兼侍衛馬步副都指揮使徙彥超為天平節度使並

加同平章事吳越王弘侖大閱水軍賞賜倍於舊

胡進思固諫弘侖怒投筆水中曰吾之財與士卒共

之奚多少之限邪 十二月丙戌帝發鄴都 蜀主
遣雄武都押牙吳崇暉以樞密使王處回書招鳳翔
節度使侯益庚寅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兼中書令張
虔釗為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雄武節度使何重建
副之宣徽使韓保貞為都虞候共將兵五萬虔釗出
散關重建出隴州以擊鳳翔奉鑾肅衛都虞候李廷
珪將兵二萬出子午谷以援長安諸軍發成都旌旗
數十里 辛卯皇子開封尹承訓卒承訓孝友忠厚
達於從政人皆惜之 癸巳帝至大梁 威武節度
使李孺贇與吳越戍將鮑脩讓不協謀襲殺脩讓復

以福州降唐脩讓覺之引兵攻府第是日殺孺贇夷
其族 乙未追立皇子承訓為魏王 侯益請降於
蜀使吳崇暉持兵籍糧帳西還與趙匡贊同上表請
出兵平定關中 巳酉鮑脩讓傳李孺贇首至錢塘
吳越王弘侖以丞相山陰吳程知威武節度事 吳
越王弘侖性剛嚴憤忠獻王弘佐時容養諸將政非
已出及襲位誅杭越侮法吏三人內牙統軍使胡進
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弘侖惡之欲授以一州進思
不可進思有所謀議弘侖數面折之進思還家設忠
獻王位被髮慟哭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

通鑑卷三百七
近千斤弘侗問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弘侗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弘侗曰公何能知其詳進思踉蹌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以弘侗爲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怒進思建議遣李孺贇歸福州及孺贇叛弘侗責之進思愈不自安弘侗與內牙指揮使何承訓謀逐進思又謀於內都監使水丘昭券昭券以爲進思黨盛難制不如容之弘侗猶豫未決承訓恐事洩反以謀告進思庚戌晦弘侗夜宴將吏進思疑其圖已與其黨謀作亂帥親兵百人戎服執兵入見於天策堂曰老奴無罪王何故圖之弘侗叱之不退左右持兵者皆憤怒弘侗猝愕不暇發言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同參相府事弘俶進思因帥諸將迎弘俶于私第且召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於簾外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亟出褰簾德昭乃拜進思稱弘侗之命承制授弘俶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弘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弘俶始視事進思殺水丘昭券及進侍鹿光鉉光鉉弘侗之舅也進思之妻曰它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柰何害之是歲唐主以羽

林大將軍王延政爲安化節度使鄱陽王鎮饒州

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 帝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爲寇患之會回鶻入貢訴稱爲党項所阻乞兵應接詔右衛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禁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略關西晉昌節度判官李恕父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贊匡贊將入蜀恕諫曰燕王入胡豈所願哉今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謝罪歸朝必保富貴入蜀非全計也蹄泔不容尺鯉公必悔之匡贊乃遣恕奉表請入朝景崇等未行而恕至帝問恕匡贊何爲附蜀對曰匡贊自以身受虜官父在虜庭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臣以爲國家必應存撫故遣臣來祈哀帝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不幸陷虜今延壽方墜檻穽吾何忍更害匡贊乎即聽其入朝侯益亦請赴二月四日聖壽節上壽景崇等將行帝召入卧内敕之曰匡贊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尚遷延顧望當以便宜從事 己未帝更名暉 以前威勝節度使馮道爲太師 壬戌吳越王弘俶遷故王弘侗於衣錦軍私第遣匡武都頭薛温將親兵衛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當以死拒之 帝自

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甲子始不豫 趙匡贊不俟
李恕返命已離長安丙子入見王景崇等至長安聞
蜀兵已入秦川以兵少發本道及趙匡贊牙兵千餘
人同拒之景崇恐匡贊牙兵亡逸欲文其面微露風
旨軍校趙思綰首請自文其面以帥下景崇悅齊藏
珍竊言曰思綰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思綰
魏州人也蜀李廷珪將至長安聞趙匡贊已入朝欲
引歸王景崇邀之敗廷珪於子午谷張虔釗至寶雞
諸將議不協按兵未進侯益聞廷珪西還因閉壁拒
蜀兵虔釗勢孤引兵夜遁景崇帥鳳翔隴邠涇鄜坊

之兵追敗蜀兵於散關俘將卒四百人 丁丑帝大

漸楊邠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忠武節度使劉信立
遣之鎮信不得奉辭雨泣而去帝召蘇逢吉楊邠史
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余氣息微不能多言承祐幼
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是日殂于萬歲殿
逢吉等祕不發喪庚辰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
謗議搖衆并其子弘璋弘璉弘璨皆斬之晉公主及
內外親族一切不問磔重威尸於市市人爭啖其肉
吏不能禁斯須而盡二月辛巳朔立皇子左衛大將
軍大內都點檢承祐爲周王同平章事有頃發喪宣

遺制令周王即皇帝位時年十八 蜀韓保貞龐福誠引兵自隴州還要何重建俱西是日保貞等至秦州分兵守諸門及衢路重建遂入于蜀 丁亥尊皇后曰皇太后 朝廷知成德留後白再榮非將帥才庚寅以前建雄留後劉在明代之 癸巳大赦 吳越內牙指揮使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及其黨吳越王弘俶惡其反覆且懼召禍乙未執承訓斬之進思屢請殺廢王弘侖以絕後患弘俶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溫害之溫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乃夜遣其黨方安二人等踰垣而入弘侖闔

戶拒之大呼求救溫聞之率衆而入斃安等于庭中入告弘俶弘俶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俶畏忌進思曲意下之進思亦內憂懼未幾疽發背卒弘侖由是獲全 詔以王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引兵至鳳翔侯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門或勸景崇殺益景崇以受先朝密旨嗣主未之知或疑於專殺猶豫未決益聞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自詬戍戍益入朝隱帝問何故召蜀軍對曰臣欲誘致而殺之帝哂之 蜀張虔釗自恨無功癸卯至興州慙忿而卒 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史弘肇遭母

喪不數日復出朝參

之帝即之... 益入博覽帝問何如益曰臣聞軍機曰臣益嘗言而

益嘗言未失益聞之不吉景崇而古景崇自謂其

崇受益景崇以受其博覽帝問何如益曰臣聞軍機曰臣益嘗言而

至鳳麟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令中諸門為博覽

由景崇全... 益思曲意不之益思亦內憂野未幾其

益思曲意不之益思亦內憂野未幾其

益思曲意不之益思亦內憂野未幾其

益思曲意不之益思亦內憂野未幾其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八

後漢紀三

起著雍涪灘三月盡屠維作噩凡一年有奇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下

乾祐元年三月丙辰史弘肇起復加兼侍中 侯益

家富於財厚賂執政及史弘肇等由是大臣爭譽之

丙寅以益兼中書令行開封尹 改廣晉為大名府

晉昌軍為永興軍 侯益威毀王景崇於朝言其恣

橫景崇聞益尹開封知事已變內不自安且怨朝廷

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贊牙兵詣闕趙

思綰等甚懼景崇因以言激之思綰途中謂其黨常

通鑑卷三百八十一
彦卿曰小太尉已落其手吾屬至京師并死矣柰何
彦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癸酉至長安永興節度
副使安友規巡檢喬守溫出迎王益置酒於客亭思
綰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於城東今將士家屬皆
在城中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時思
綰等皆無鎧仗既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
其劔斬之其徒因大譟持白挺殺守門者十餘人分
遣其黨守諸門思綰入府開庫取鎧仗給之友規等
皆逃去思綰遂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繕城
隍葺樓堞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王景崇諷鳳翔吏

民表景崇知軍府事朝廷患之甲戌徙靜難節度使
王守恩爲永興節度使徙保義節度使趙暉爲鳳翔
節度使並同平章事以景崇爲邠州留後令便道之
官虢州伶人靖邊庭殺團練使田令方驅掠州民奔
趙思綰至潼關潼關守將出擊之其衆皆潰初契
丹主北歸至定州以義武節度副使邪律忠爲節度
使徙故節度使孫方簡爲大同節度使方簡怨恚且
懼入朝爲契丹所留遷延不受命帥其黨三千人保
狼山故寨控守要害契丹攻之不克未幾遣使請降
帝復其舊官以扞契丹邪律忠聞鄴都旣平常懼華

通鑑卷一百八十八
人爲變詔以成德留後劉在明爲幽州道馬步都部
署使出兵經略定州未行忠與麻谷等焚掠定州悉
驅其人棄城北去孫方簡自狼山帥其衆數百還據
定州又奏以弟行友爲易州刺史方遇爲秦州刺史
每契丹入寇兄弟奔命契丹頗畏之於是晉末州縣
陷契丹者皆復爲漢有矣丙子以劉在明爲成德節
度使麻谷至其國契丹主責以失守麻谷不服曰因
朝廷徵漢官致亂耳契丹主鳩殺之 蘇逢吉等爲
相多遷補官吏楊邠以爲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
吉等不悅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李濤上

疏言今關西紛擾外禦爲急二樞密皆佐命功臣官
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
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自先帝時任事皆可委也
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稱臣等從先帝起艱難
中今天子取人言欲棄之於外况關西方有事臣等
何忍自取安逸不顧社稷若臣等必不任職乞留過
山陵太后怒以讓帝曰國家勲舊之臣柰何聽人言
而逐之帝曰此宰相所言也因詰責宰相濤曰此疏
臣獨爲之它人無預丁丑罷濤政事勒歸私第 是
日邠涇同華四鎮俱上言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李

通鑑卷三百六
守貞與永興鳳翔同反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
有異志自以晉世嘗爲上將有戰功素好施得士卒
心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
之志乃招納亡命養死士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
遣人間道齎蠟丸結契丹屢爲邊吏所獲浚儀人趙
修已素善術數自守貞鎮滑州署司戶參軍累從移
鎮爲守貞言時命不可勿妄動前後切諫非一守貞
不聽乃稱疾歸鄉里僧總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爲
天子守貞信之又嘗會將佐置酒引弓指舐掌虎圖
曰吾有非常之福當中其舌一發中之左右皆賀守

貞益自負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
貞自謂天人協契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平陸王繼
勳據潼關以思綰爲晉昌節度使同州距河中最近
匡國節度使張彥威常訶守貞所爲奏請先爲之備
詔滑州馬軍都指揮使羅金山將部兵戍同州故守
貞起兵同州不爲所併金山雲州人也 定難節度
使李彝殷發兵屯境上奏稱去三載前羌族咬母殺
綏州刺史李仁裕叛去請討之慶州上言請益兵爲
備詔以司天言今歲不利先舉兵諭止之 夏四月
辛巳陝州都監王王奏克復潼關 帝與左右謀以

太后怒李濤離間欲更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帝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壬午制以樞密使楊邠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爲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尚平章事凡中書除官諸司奏事帝皆委邠斟酌自是三相拱手政事盡決於邠事有未更邠所可否者莫敢施行遂成凝滯三相每進擬用人苟不出邠意雖簿尉亦不之與邠素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廩實甲兵彊乃爲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旣恨二蘇排已又以其除官太濫爲衆所非欲矯其弊由是

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霑一命者凡門蔭及百司入仕者悉罷之雖由邠之愚蔽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以鎮寧節度使郭從義充末興行營都部署將侍衛兵討趙思綰戊子以保義節度使白文珂爲河中行營都部署內客省使王峻爲都監辛卯削奪李守貞官爵命文珂等會兵討之乙未以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爲西面行營都虞候王景崇遷延不之邠州閱集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仍牒邠州會兵契丹主如遼陽故晉主與太后皇后皆謁見有禪奴利者契

丹主之妻兄也聞晉主有女未嫁詣晉主求之晉主辭以幼後數日契丹主使人馳取其女而去以賜禪奴王景崇遺蜀鳳州刺史徐彥書求通互市壬戌蜀主使彥復書招之契丹主留晉翰林學士徐台符於幽州台符逃歸五月乙亥滑州言河決魚池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辛巳以奉國左箱都虞候劉詞充河中行營馬步都虞候乙酉王景崇遣使請降于蜀亦受李守貞官爵高從誨旣與漢絕北方商旅不至境內貧乏乃遣使上表謝罪乞修職貢詔遣使慰撫之西面行營都虞候尚洪遷攻長

安傷重而卒秋七月以工部侍郎李穀充西南面行營都轉運使庚申加樞密使郭威同平章事蜀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性豪侈強市人田宅藏匿亡命於私第置獄繫負債者或歷年至有瘦死者其子檢校左僕射繼昭好擊劍嘗與僧歸信訪善劍者右匡聖都指揮使孫漢韶與業有隙密告業繼昭謀反翰林承旨李昊奉聖控鶴馬步都指揮使安思謙復從而譖之甲子業入朝蜀主命壯士就都堂擊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籍沒其家樞密使保寧節度使兼侍中王處回亦專權貪縱賣官鬻獄四方饋

通鑑卷三百六
六
獻皆先輸處回次及內府家貲巨萬子德鈞亦驕橫
張業既死蜀主不忍殺處回聽歸私第處回惶恐辭
位以爲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蜀主欲以普豐庫使
高延昭茶酒庫使王昭遠爲樞密使以其名位素輕
乃授通奏使知樞密院事昭遠成都人幼以僧童從
其師入府蜀高祖愛其敏慧令給事蜀主左右至是
委以機務府庫金帛恣其取與不復會計 戊辰以
郭從義爲永興節度使白文珂兼知河中行府事
蜀主以翰林承旨尚書左丞李昊爲門下侍郎兼戶
部尚書翰林學士兵部侍郎徐光溥爲中書侍郎兼

禮部尚書並同平章事

蜀安思謙謀盡去舊將又

諧衛聖都指揮使兼中書令趙廷隱謀反欲代其位
夜發兵圍其第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入朝極
言廷隱無罪乃得免廷隱因稱疾固請解軍職甲戌
蜀主許之 鳳翔節度使趙暉至長安乙亥表王景
崇反狀益明請進兵擊之 初高祖鎮河東皇弟崇
爲馬步都指揮使與蕃漢都孔目官郭威爭權有隙
及威執政崇憂之節度判官鄭珙勸崇爲自全計崇
從之珙青州人也八月庚辰崇表募兵四指揮自是
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皆

通鑑卷三百六十一
以備契丹為名朝廷詔令多不稟承 自河中永興
鳳翔三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昭義節度
使常思屯潼關白文珂屯同州趙暉屯咸陽惟郭從
義王峻置柵近長安而二人相惡如水火自春徂秋
皆相仗莫肯攻戰帝患之欲遣重臣臨督壬午以郭
威為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威節度威將
行問策於大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
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
由是衆心始附於威詔白文珂趣河中趙暉趣鳳翔
甲申蜀主以趙廷隱為太傅賜爵宋王國有大事

就第問之 戊子蜀改鳳翔曰岐陽軍己丑以王景
崇為岐陽節度使同平章事 乙未以錢弘俶為東
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國
王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
國節度使扈從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
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
守貞倚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
珂及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劉詞自同州
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
有功輒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

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受其恩施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以坐而待之既而士卒新受死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已亥至城下揚旗伐鼓踊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白文珂克西關城柵於河西常思柵於城南威柵於城西未幾威以常思無將領才先遣歸鎮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而鬪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

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羽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况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縻之不足慮也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使白文珂等帥之剗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威又謂諸將曰守貞鄉畏高祖不敢鳴張以我輩崛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輕我心故敢反耳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卧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檣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

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蜀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王處回請老辛丑以太子太傅致仕 南漢主遣知制誥宣化鍾允章求昏於楚楚王希廣不許南漢主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對曰馬氏兄弟方爭亡於不暇安能害我南漢主曰然希廣懦而吝嗇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 武平節度使馬希萼請於楚王希廣各修職貢求朝廷別加官爵希廣用天策府內都押牙歐弘練進奏官張仲荀謀厚賂執政使拒其請九月壬子賜希萼及楚王希廣詔書諭以兄弟宜相輯睦凡希萼所貢當附

希廣以聞希萼不從 蜀兵援王景崇軍于散關趙暉遣都監李彥從襲擊破之蜀兵遁去 蜀主以張業王處回執政事多壅蔽己未始置匭函後改爲獻納函 王景崇盡殺侯益家屬七十餘人益子前天平行軍司馬仁矩先在外得免庚申以仁矩爲隰州刺史仁矩子延廣尚在襁褓乳母劉氏以己子易之抱延廣而逃乞食至于大梁歸于益家 李守貞屢出兵欲突長圍皆敗而返遣人齎蠟丸求救於唐蜀契丹皆爲邏者所獲城中食且盡殍死者日衆守貞憂形於色召總倫詰之總倫曰大王當爲天子人不

能奪但此分野有災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鵠起之時也守貞猶以為然冬十月王景崇遣其子德讓趙思綰遣其子懷又見蜀主于成都戊寅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大城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探甲執兵効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復敢出蜀主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安思謙將兵救鳳翔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母昭裔上疏諫曰臣竊見莊宗皇帝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

行凡在庭臣皆貢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為鑒誠不聽又遣雄武節度使韓保貞引兵出汧陽以分漢兵之勢王景崇遣前義成節度使酸棗李彥舜等逆蜀兵丙申安思謙屯右界漢兵屯寶雞思謙遣眉州刺史申貴將兵二千趣模壁設伏於竹林丁酉旦貴以兵數百壓寶雞而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逐北破寶雞寨蜀兵去漢兵復入寶雞己亥思謙進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戊寶雞思謙畏之謂衆曰糧少敵彊宜更為後圖辛丑退屯鳳州尋歸興元貴潞州人也荆南節度使南平文獻王高從誨

寢疾以其子節度副使保融判內外兵馬事癸卯從
誨卒保融知留後 彰武節度使高允權與定難節
度使李彝殷有隙李守貞密求援於彝殷發兵屯延
丹境上聞官軍圍河中乃退甲辰允權以其狀聞彝殷
亦自訴朝廷和解之 初高祖入大梁太師馮道太
子太傅李崧皆在真定高祖以道第賜蘇禹珪崧第
賜蘇逢吉崧第中瘞藏之物及洛陽別業逢吉盡有
之及崧歸朝自以形迹孤危事漢權臣常惕惕謙謹
多稱疾杜門而二弟嶼義與逢吉子弟俱為朝士時
乘酒出怨言云奪我居第家貲逢吉由是惡之未幾

崧以兩京宅券獻於逢吉逢吉愈不悅翰林學士陶
穀先為崧所引用復從而譖之漢法既嚴而侍衛都
指揮使史弘肇尤殘忍寵任孔目官解暉凡入軍獄
者使之隨意鍛鍊無不自誣及三叛連兵群情震動
民間或訛言相驚駭弘肇掌部禁兵巡邏京城得罪
人不問輕重於法何如皆專殺不請或_{決口}斫筋折
脛無虛日雖姦盜屏跡而冤死者甚衆莫敢辯訴李
嶼僕夫葛延遇為嶼販鬻多所欺匿嶼扶之督其負
甚急延遇與蘇逢吉之僕李澄謀上變告嶼謀反逢
吉聞而誘致之因召崧至第收送侍衛獄嶼自誣去

通鑑卷三百六
與兄崧弟義甥王凝及家僮合二十人謀因山陵發引縱火焚京城作亂又遣人以蠟書入河中城結李守貞又遣人召契丹兵及具獄上逢吉取筆改二十為五十字十一月甲寅下詔誅崧兄弟家屬及辭所連及者皆陳尸於市仍厚賞葛延遇等時人無不寃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憚僕隸往往為所脅制他日祕書郎真定李昉詣陶穀穀曰君於李侍中近遠昉曰族叔父穀曰李氏之禍穀有力焉昉聞之汗出穀邠州人也本姓唐避晉高祖諱改焉史弘肇尤惡文士常曰此屬輕人難耐每謂吾輩為卒弘肇領歸德節

度使委親吏楊乙收屬府公利乙依勢驕橫合境畏之如弘肇副使以下望風展敬乙皆下視之月率錢萬緡以輸弘肇士民不勝其苦 初沈丘人舒元嵩

山道士楊訥俱以遊客干李守貞守貞為漢所攻遣元更姓朱訥更姓李名平間道奉表求救於唐唐諫議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請出兵應之唐主命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金全將兵救河中以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副之文徽為監軍使岑為汧淮巡檢使軍于沂州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澗北皆羸弱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過澗者斬

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金全曰曷可與之戰乎時唐士卒厭兵莫有鬪志又河中道遠勢不相及丙寅唐兵退保海州唐主遺帝書謝請復通商旅且請赦守貞朝廷不報壬申葬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于睿陵廟號高祖十二月丁丑以高保融爲荆南節度使同平章事辛巳南漢主以內常侍吳懷恩爲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希廣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未至南漢人已拔賀州鑿大窞於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下施機軸自塹中穿穴通窞中知新等至引兵

攻城南漢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南漢出兵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遁歸希廣斬之南漢兵復陷昭州王景崇累表告急於蜀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壬午思謙自興元引兵屯鳳州請先運糧四十萬斛乃可出境蜀主曰觀思謙之意安肯爲朕進取然亦發興州興元米數萬斛以饋之戊子思謙進屯散關遣馬步使高彥儔眉州刺史申貴擊漢箭筈安都寨破之庚寅思謙敗漢兵於玉女潭漢兵退屯寶雞思謙進屯模壁韓保貞出新關壬辰軍于隴州神前漢兵不出保貞亦不敢進趙暉告急

通鑑卷一百六
於郭威威自往赴之時李守貞遣副使周光遜裨將
王繼勳聶知遇守城西威戒白文珂劉詞曰賊苟不
能突圍終爲我禽萬一得出則吾不得復留於此成
敗之機於是乎在賊之驍銳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
圍爾曹謹備之威至華州聞蜀兵食盡引去威乃還
韓保貞聞安思謙去亦退保弓川寨 蜀中書侍郎
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徐光溥坐以豔辭挑前蜀安
康長公主丁酉罷守本官

隱皇帝上

乾祐二年春正月乙巳朔大赦 郭威將至河中白

文珂出迎之戊申夜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兵千
餘人循河而南襲漢柵坎岸而登遂入之縱火大譟
軍中狼狽不知所爲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
足驚也帥衆擊之客省使閻晉卿曰賊甲皆黃紙爲
火所照易辨耳柰衆無鬪志何裨將李韜曰安有無
事食君祿有急不死鬪者邪援稍先進衆從之河中
兵退走死者七百人繼勳重傷僅以身免己酉郭威
至劉詞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曰吾所憂正在於此
微兄健鬪幾爲虜嗤然虜伎殫於此矣晉卿忻州人
也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

貫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
幾至不守郭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毋得私飲愛將
李審晨飲少酒威怒曰汝爲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
齊衆立斬以徇 甲寅蜀安思謙退屯鳳州上表待
罪蜀主釋不問 詔以靜州隸定難軍二月辛未李
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每藩鎮
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澤
羈縻之 淮北群盜多請命於唐唐主遣神衛都虞
候皇甫暉等將兵萬人出海泗以招納之蒙城鎮將
咸師朗等降於暉徐州將成德欽敗唐兵於峒崕鎮

俘斬六百級暉等引歸晉李太后詣契丹主請依漢
人城寨之側給田以耕桑自贍契丹主許之并晉主
遷於建州未至安太妃卒於路遺令必焚我骨南向
颺之庶幾魂魄歸達於漢旣至建州得田五十餘頃
晉主令從者耕其中以給食頃之述律王遣騎取晉
主寵姬趙氏聶氏而去述律王者契丹主德光之子
也 三月己未以歸德牙內指揮使史德瑋領忠州
刺史德瑋弘肇之子也頗讀書常不樂父之所爲有
舉人呼譟于貢院門蘇逢吉命執送侍衛司欲其痛
箠而黥之德瑋言於父曰書生無禮自有臺府治之

非軍務也此乃公卿欲彰大人之過耳弘肇大然之
即破械遣之 楚將徐進敗蠻于風陽山斬首五千
級 夏四月壬午太白晝見民有仰視之者爲邏卒
所執史弘肇腰斬之 河中城中食且盡民餓死者
什五六癸卯李守貞出兵五千餘人齎梯橋分五道
以攻長圍之西北隅郭威遣都監吳虔裕引兵橫擊
之河中兵敗走殺傷大半奪其攻具五月丙午守貞
復出兵又敗之擒其將魏延朗鄭賓王子周光遜王
繼勳聶知遇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守貞將士降者相
繼威乘其離散庚申督諸軍百道攻之 趙思綰好

食人肝嘗面割而膾之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吞
人膽謂人曰吞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及長安城中食
盡取婦女幼稚爲軍糧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
數百人如羊豕法思綰計窮不知所出郭從義使人
誘之初思綰少時求爲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僕
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他日必爲叛臣肅妻張
氏全義之女也曰君今拒之後且爲患乃厚以金帛
遺之及思綰據長安肅閑居在城中思綰數就見之
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亟來且汗我欲自殺妻曰曷
若勸之歸國會思綰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程讓

能說思綰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翻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綰從之遣使詣闕請降乙丑以思綰爲華州留後都指揮使常彥卿爲虢州刺史令便道之官 吳越內牙都指揮使斜滔胡進思之黨也或告其謀叛辭連丞相弘億吳越王弘俶不欲窮治貶滔于處州 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甲辰趙思綰釋甲出城受詔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還城思綰求其牙兵及鎧仗從義亦給之思綰遷延收斂財賄三改行期從義等疑之

密白郭威請圖之威許之壬子從義與都監南院宣徽使王峻按轡入城處于府舍召思綰酌別因執之并常彥卿及其父兄部曲三百人皆斬於市 甲寅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貞收餘衆退保子城諸將請急攻之威曰夫鳥窮則啄况一軍乎涸水取魚安用急爲壬戌李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等及所署丞相靖崧孫愿樞密使劉芮國師總倫等送大梁磔於市徵趙修已爲翰林天文威閱守貞文書得朝廷權臣及藩鎮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祕書郎榆次王溥諫曰魑魅乘

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威從之
三叛既平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暱飛龍使瑕丘後匡
贊茶酒使太原郭允明以諂媚得幸帝好與之爲度
辭醜語太后屢戒之帝不以爲意癸亥太常卿張昭
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不聽昭即昭遠避高祖
諱改之戊辰加永興節度使郭從義同平章事徙
鎮國節度使扈從珂爲護國節度使以河中行營馬
步都虞候劉詞爲鎮國節度使唐主復進用魏岑
吏部郎中會稽鍾謨尚書員外郎李德明始以辯慧
得幸參預國政二人皆恃恩輕躁雖不與岑爲黨而

國人皆惡之戶部員外郎范冲敏性狷介乃教天威
都虞候王建封上書歷詆用事者請進用正人唐主
謂建封武臣典兵不當于預國政大怒流建封於池
州未至殺之冲敏棄市唐主聞河中破以朱元爲駕
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李平爲尚書員外郎吳越
王弘俶以丞相弘億判明州西京留守同平章事
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
至扞厠行乞之人不免課率或縱麾下令盜人財有
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爲賓客得銀數錠而
返八月甲申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位兼

通鑑卷三百八十一
將相肩輿出迎威怒以爲慢已辭以浴不見即以頭
子命保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
文珂不敢違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
府矣守恩大驚狼狽而歸見家屬數百已逐出府在
通衢矣朝廷不之問以文珂兼侍中充西京留守
歐陽脩論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
從之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以文珂守恩皆漢大
臣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而易置之如更戍卒
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志而所爲如此者蓋習爲常
事故文珂不敢違守恩不敢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

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至於
此歟是以善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
也可不戒哉 守恩至大梁恐獲罪廣爲貢獻重賂
權貴朝廷亦以守恩首舉潞州歸漢故宥之但誅其
用事者數人而已 馬希萼悉調朗州丁壯爲鄉兵
造號靜江軍作戰艦七百艘將攻潭州其妻苑氏諫
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爲人笑不聽引兵趣長沙馬希
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
劉彥瑫李弘臯固爭以爲不可乃以岳州刺史王贇
爲都部署戰棹指揮使以彥瑫監其軍已丑大破希

通鑑卷三百八
三十一
萼於僕射洲獲其戰艦三百艘贊追希萼將及之希
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贊引兵還贊環之子也希
萼自赤沙湖乘輕舟遁歸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
忍見也赴井而死 戊戌郭威至大梁入見帝勞之
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命期年而僅克一
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所須
使兵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
此賜請徧賞之又議加領方鎮辭曰楊邠位在臣上未
有茅土且帷幄之臣不可以弘肇爲比九月壬寅徧
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帝欲

特賞威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
鎮暴露戰鬪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乙
巳加威兼侍中史弘肇兼中書令辛亥加竇貞固司
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左僕射楊邠右僕射諸大臣
議以朝廷執政溥加恩恐藩鎮觖望乙卯加天雄節
度使高行周守太師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守太
傅泰寧節度使符彥卿守太保河東節度使劉崇兼
中書令己未加忠武節度使劉信天平節度使慕容
彥超平盧節度使劉銖並兼侍中辛酉加朔方節度
使馮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兼中書令冬十月壬申

通鑑卷三百八
加義武節度使孫方簡武寧節度使劉贊同平章事
壬午加吳越王弘俶尚書令楚王希廣太尉丙戌加
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議者以爲郭威不專有
其功推以分人信爲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
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 吳越王弘俶募民能墾荒
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糾民遺丁以
增賦仍自掌其事弘俶杖之國門國人皆悅 楚靜
江節度使馬希瞻以兄希萼希廣交爭屢遣使諫止
不從知終覆族疽發于背丁亥卒 契丹寇河北所
過殺掠節度使刺史各嬰城自守遊騎至貝州及鄴

都之北境帝憂之己丑遣樞密使郭威督諸將禦之
以宣徽使王峻監其軍十一月契丹聞漢兵渡河乃
引去辛亥郭威軍至鄴都令王峻分軍趣鎮定戊午
威至邢州 唐兵渡淮攻正陽十二月潁州將白福
進擊敗之 楊邠爲政苛細初邢州人周璨爲諸衛
將軍罷秩無依從王景崇西征景崇叛遂爲之謀主
邠奏諸前資官喜搖動藩臣宜悉遣詣京師旣而四
方雲集日遮宰相馬求官辛卯邠復奏前資官宜分
居兩京以俟有關而補之漂泊失所者甚衆邠又奏
行道往來者皆給過所旣而官司填咽民情大擾乃

通鑑卷三百八十八
止 趙暉急攻鳳翔周璨謂王景崇曰公卿與蒲雍
相表裏今二鎮已平蜀兒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
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景崇謂其黨曰事窮
矣吾欲爲急計乃謂其將公孫釐張思練曰趙暉精
兵多在城北來日五鼓前爾二人燒城東門詐降勿
令寇入吾與周璨以牙兵出北門突暉軍縱無成而
死猶勝束手皆曰善癸巳未明輦思練燒東門請降
府牙火亦發二將遣人訶之景崇已與家人自焚矣
璨亦降 丁酉密州刺史王萬敢擊唐海州荻水鎮
殘之 是月南漢主如英州 是歲唐泉州刺史留
從劾兄南州副使從願醜刺史董思安而代之唐主
不能制置清源軍於泉州以從劾爲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九

後漢紀四

上章閏
茂一年

隱皇帝下

乾祐三年春正月丁未加鳳翔節度使趙暉兼侍中
密州刺史王萬敢請益兵以攻唐詔以前沂州刺
史郭瓊為東路行營都部署帥禁軍及齊州兵赴之
郭威請勒兵北臨契丹之境詔止之 丙寅遣使
詣河中鳳翔收瘞戰死及餓殍遺骸時有僧已聚二
十萬矣 唐主聞漢兵盡平三叛始罷李金全北面
行營招討使 唐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多斂民財以

賂權貴權貴爭譽之在壽州積年恐被代欲以警急
自固妄奏稱漢兵將大舉南伐二月唐主以東都留
守燕王弘冀為潤宣二州大都督鎮潤州寧國節度
使周宗為東都留守 朝廷欲移易藩鎮因其請赴
嘉慶節上壽許之 甲申郭威行北邊還 福州人
或詣建州告唐永安留後查文徽云吳越兵已棄城
去請文徽為帥文徽信之遣劍州刺史陳誨將水軍
下閩江文徽自以步騎繼之會大雨水漲誨一夕行
七百里至城下敗福州兵執其將馬先進等庚寅文
徽至福州吳越知威武軍吳程許遣數百人出迎誨

曰閩人多詐未可信也宜立寨徐圖文徽曰疑則變
生不若乘機據其城因引兵徑進誨整眾鳴鼓止于
江湄文徽不為備程勒兵出擊之唐兵大敗文徽墜
馬為福人所執士卒死者萬人誨全軍歸劍州程送
文徽於錢唐吳越王弘俶獻于五廟而釋之 丁亥
汝州奏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
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詔許之州人相與
聚哭而葬之為立祠歲時享之太師馮道曰吾嘗為
劉君僚佐觀其為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
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

能爲但他人不爲而劉君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爲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
甲午吳越丞相昭化節度使同平章事杜建徽卒
乙未以前永興節度使趙匡贊爲左驍衛上將軍
三月丙午嘉慶節鄴都留守高行周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秦寧節度使符彥卿昭義節度使常思安遠節度使楊信安國節度使薛懷讓成德節度使武行德彰德節度使郭謹保大留後王饒皆入朝 甲寅詔營寢廟於高祖長陵世祖原陵以時致祭有司以費多寢其事以至國亡二陵竟不露一奠 壬戌

徙高行周爲天平節度使符彥卿爲平盧節度使甲子徙慕容彥超爲秦寧節度使 永安節度使折從阮舉族入朝 夏四月戊辰朔徙薛懷讓爲匡國節度使庚午徙折從阮爲武勝節度使壬申徙楊信爲保大節度使徙鎮國節度使劉詞爲安國節度使永清節度使王令溫爲安遠節度使李守貞之亂王饒潛與之通守貞平衆謂饒必居散地及入朝厚結史弘肇遷護國節度使聞者駭之 楊邠求解樞密使帝遣中使諭止之宣徽北院使吳虔裕在旁曰樞密重地難以久居當使後來者迭爲之相公辭之是也

帝聞之不悅辛巳以虔裕爲鄭州防禦使 朝廷以契丹近入寇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捍禦之者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爲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帝卒從弘肇議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更外制內其可乎壬午制以威爲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明日朝貴會飲於竇貞固之第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今日爲弟飲

之逢吉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 癸亥罷永安軍 壬辰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爲貴州刺史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榮本姓柴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爲子 五月己亥以府州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折德宸爲本州團練使德宸從阮之子也 庚子郭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

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徇國願陛下推心任之
必無敗失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駑庶不負驅
策帝歛容謝之威至鄴都以河北困弊戒邊將謹守
疆場嚴守備無得出侵掠契丹入寇則堅壁清野以
待之 辛丑敕防禦團練使自非軍期無得專奏事
皆先申觀察使斟酌以聞 丙午以皇弟山南西道
節度使承勳爲開封尹加兼中書令實未出閣 平
盧節度使劉銖貪虐恣橫朝廷欲徵之恐其拒命因
沂密用兵於唐遣沂州刺史郭瓊將兵屯青州銖不
自安置酒召瓊伏兵幕下欲害之瓊知其謀悉屏左
右從容如會了無懼色銖不敢發瓊因諭以禍福銖
感服詔至即行庚戌銖入朝辛亥以瓊爲潁州團練
使 癸丑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爲手勢令史弘
肇不閑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
吉戲之曰旁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
家倡也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應
弘肇欲毆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止
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孰思之弘
肇即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
如水火矣帝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逢

吉欲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止曰吾去朝廷止煩史公一處分吾壘粉矣王章亦忽忽不樂欲求外官楊史固止之 閏月宮中數有怪癸巳大風雨發屋拔木吹鄭門扉起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人水深平地尺餘帝召司天監趙延又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延又歸帝遣中使問如何為修德延又對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六月河決鄭州 馬希萼既敗歸乃以書誘辰淑州及梅山蠻欲與其擊湖南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大喜爭出兵赴之遂攻益陽楚

王希廣遣指揮使陳璠拒之戰于淹溪璠敗死 秋

七月唐歸馬先進等於吳越以易查文徽 馬希萼

又遣群蠻攻廸田八月戊戌破之殺其鎮將張延嗣

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黃處超救之處超敗死潭人震

恐復遣牙內指揮使崔洪璉將兵七千屯玉潭 庚

子蜀主立其弟仁毅為夔王仁贄為雅王仁裕為彭

王仁操為嘉王己酉立子女喆為秦王玄珪為褒王

晉李太后在建州卧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

泣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戊午卒周

顯德中有自契丹來者云晉主及馮后尚無恙其從

通鑑卷三百九
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 馬希萼表請別置進奏
務於京師九月辛巳詔以湖南已有進奏務不許亦
賜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 馬希萼以朝廷意佑楚
王希廣怒遣使稱藩于唐乞師攻楚唐加希萼同平
章事以鄂州今年租稅賜之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
兵助希萼冬十月丙午希廣遣使上表告急言荆南
嶺南江南連謀欲分湖南之地乞發兵屯澧州以扼
江南荆南援朗州之路 丁未以吳越王弘俶為諸
道兵馬元帥 楚王希廣以朗州與山蠻入寇諸將
屢敗憂形于色劉彥瑫言於希廣曰朗州兵不滿萬

馬不滿千都府精兵十萬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餘
人戰艦百五十艘徑入朗州縛取希萼以解大王之
憂王悅以彥瑫為戰棹都指揮使朗州行營都統彥
瑫入朗州境父老爭以牛酒犒軍曰百姓不願從亂
望都府之兵久矣彥瑫厚賞之戰艦過則運竹木以
斷其後是日馬希萼遣朗兵及蠻兵六千戰艦百艘
逆戰於涓州彥瑫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反
自焚彥瑫還走江路已斷士卒戰及溺死者數千人
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為希廣平日罕頒賜至是大
出金帛以取悅於士卒或告天策左司馬希崇流言

惑衆反狀已明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馬軍指揮使張暉將兵自他道擊朗州至龍陽聞彥瑫敗退屯益陽希萼又遣指揮使朱進忠等將兵三千急攻益陽張暉給其衆曰我以麾下出賊後汝輩留城中待我相與合勢擊之旣出遂自竹頭市遁歸長沙朗兵知城中無主急擊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死 吳越王弘俶歸查文徽於唐文徽得瘖疾以工部尚書致仕 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蜀太師中書令宋忠武王趙廷隱卒 楚王希廣遣其僚屬孟駢說馬希萼曰公忘父兄之讎北面事

唐何異素譚求救於曹公邪希萼將斬之駢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駢若愛死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爲公謀也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朱進忠請希萼自將兵取潭州辛未希萼留其子光贊守朗州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自稱順天王 詔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王殷將兵屯澶州以備契丹殷瀛州人也 朝廷議發兵以安遠節度使王令溫爲都部署以救潭州會內難作不果 帝自即位以來樞密使右僕射同平章事揚邠總機政樞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歸德節度

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弘肇典宿衛三
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退朝門無私
謁雖不却四方饋遺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
不拾遺是時承契丹蕩覆之餘公私困竭章捃摭遺
利吝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叛連衡宿兵累年而供
饋不乏及事平賜予之外尚有餘積以是國家粗安
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
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爲
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有犯鹽
礬酒麴之禁者錙銖消滴罪皆死由是百姓愁怨章

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何益
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給之吏已高其估章
更增之帝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預朝
政邠等屢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
怒而斬之武德使李業太后之弟也高祖使掌內
帑帝即位尤蒙寵任會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帝及
太后亦諷執政邠弘肇以爲內使遷補有次不可
以外戚超居乃止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爲宣徽
使久而不補樞密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匡贊翰
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寵於帝久不遷官共怨執

政文進并州人也劉銖罷青州歸久奉朝請未除
官常戟手於執政帝初除三年喪聽樂賜伶人錦
袍玉帶伶人詣弘肇謝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
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以還官帝
欲立所幸耿夫人爲后邠以爲太速夫人卒帝欲
以后禮葬之邠復以爲不可帝年益壯厭爲大臣
所制邠弘肇嘗議事於帝前帝曰審圖之勿令人
有言邠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帝積不能平左
右因乘間譖之於帝云邠等專恣終當爲亂帝信
之嘗夜聞作坊鍛聲疑有急兵達旦不寐司空同

平章事蘇逢吉既與弘肇有隙知李業等怨弘肇
屢以言激之帝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等
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
宰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
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復以爲言帝忿曰國家
之事非閨門所知拂衣而出乙亥業等以其謀告
閻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以
他故辭不見丙子旦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
政殿出殺邠弘肇章於東廡下文進亟召宰相朝
臣班於崇元殿宣云邠等謀反已伏誅與卿等同

慶又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庭帝親諭之且曰邠等以穉子視朕朕今始得爲汝主汝輩免橫憂矣皆拜謝而退又召前節度使刺史等升殿諭之分遣使者帥騎收捕邠等親戚黨與廉從盡殺之弘肇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尤厚邠等死帝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都令鎮寧節度使李洪義殺殷又令鄴都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步軍都指揮使真定曹威殺郭威及監軍宣徽使王峻洪義太后之弟也又急詔徵天平節度使高行周平盧節度使符彥卿永興節度使郭從

義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匡國節度使薛懷讓鄭州防禦使吳虔裕陳州刺史李穀入朝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前平盧節度使劉銖權知開封府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洪建權判侍衛司事內侍省使閻晉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洪建業之兄也時中外人情憂駭蘇逢吉雖惡弘肇而不預李業等謀聞變驚愕私謂人曰事太忽忽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至於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丁丑使者至澶州李洪義畏懦慮王殷已知

其事不敢發乃引孟業見殷殷囚業遣副使陳光穗以密詔示郭威威召樞密吏魏仁浦示以詔書曰柰何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彊兵據重鎮一旦爲群小所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之所能解時事如此不可坐而待之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寃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群小所爲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平崇

威願從公入朝自訴盪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爲單使所殺受千載惡名翰林天文趙修已謂郭威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也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前驅戊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捨匕筋入朝帝悉以軍事委之己卯吳虔裕入朝帝聞郭威舉兵南向議發兵拒之前開封尹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慕容彥超曰侯益衰老爲懦夫計耳帝乃遣益及閩晉卿吳虔裕前保大節度

使張彥超將禁軍趣澶州是日郭威已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迎謁慟哭以所部兵從事威涉河帝遣內養鷲脫覘郭威威獲之以表置鷲脫衣領中使歸白帝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云此皆陛下左右貪權無厭者譖臣耳逼臣南行請闕請罪臣求死不獲力不能制臣數日當至闕庭陛下若以臣爲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庚辰郭威趣滑州辛巳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延渥洛陽人其妻晉高祖女永寧公主也郭威取滑州庫物以

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今遇之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戰則爲其所屠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讎侯益輩何能爲乎王峻徇於衆曰我得公處分侯克京城聽旬日剽掠衆皆踊躍辛巳鷲脫至大梁前此帝議欲自往澶州聞郭威已至河上而止帝甚有悔懼之色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李業等請空府庫以賜諸軍蘇禹珪以爲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謂天子勿惜府庫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

通鑑卷三十一
北者給其家便通家信以誘之壬午郭威軍至封丘
人情恐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慕容
彥超恃其驍勇言於帝曰臣視北軍猶蟻蠊耳當爲
陛下生致其魁退見聶文進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
名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帝復遣左神武統軍
袁義前威勝節度使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
屯赤岡義象先之子也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癸未
南北軍遇于劉子陂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
家故舊非死亡切身何以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
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慎勿輕出

帝不從時扈從軍甚盛太后遣使戒聶文進曰大湏
在意對曰有臣在雖郭威百人可擒也至暮兩軍不
戰帝還宮慕容彥超大言曰陛下來日宮中無事幸
再出觀臣破賊臣不必與之戰但叱散使歸營耳甲
申帝欲再出太后力止之不可旣陳郭威戒其衆曰
吾來誅群小非敢敵天子也慎勿先動久之慕容彥
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崇威與前博州刺史李榮帥
騎兵拒之彥超馬倒幾獲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
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吳虔裕
張彥超袁義劉重進皆潛往見郭威威各遣還營又

通鑑卷二百八十五
謂宋延渥曰天子方危公近親宜以牙兵往衛乘輿
且附奏陛下願乘間早幸臣營延渥未至御營亂兵
雲擾不敢進而還比暮南軍多歸於北慕容彥超與
麾下十餘騎奔還兗州是夕帝獨與三相及從官數
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乙酉旦郭威望見天子
旌旗在高阪上下馬免胄往從之至則帝已去矣帝
策馬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問帝左右兵馬
何在因射左右帝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帝下
馬入民家爲亂兵所弑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
殺聶文進挺身走軍士追斬之李業奔陝州後匡贊

奔兗州郭威望聞帝遇弑號慟曰老夫之罪也威至玄
化門劉銖雨射城外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遣前曹
州防禦使何福進將兵守明德門諸軍大掠通夕煙
火四發軍士入前義成節度使白再榮之第執再榮
盡掠其財旣而進曰某等昔嘗趨走麾下一旦無禮
至此何面目復見公遂刎其首而去吏部侍郎張允
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於
衣下行如環珮是夕匿於佛殿藻井之上登者浸多
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卒初作坊使賈延徽
有寵於帝與魏仁浦爲隣欲併仁浦所居以自廣屢

譖仁浦於帝幾至不測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
仁浦謝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爲也郭威聞之待仁
浦益厚右千牛衛大將軍棗彊趙鳳曰郭侍中舉兵
欲誅君側之惡以安國家耳而鼠輩敢爾乃賊也豈
侍中意邪執弓矢踞胡床坐於巷首掠者至輒射殺
之里中皆賴以全丙戌獲劉銖李洪建囚之銖謂其
妻曰我死汝且爲人婢乎妻曰以公所爲雅當然耳
王殷郭崇威言於郭威曰不止剽掠今夕止有空城
耳威乃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不從則斬之至晡乃
定竇貞固蘇禹珪自七里寨逃歸郭威使人訪求得

之尋復其位貞固爲相值楊史弄權李業等作亂但
以疑重處其間自全而已郭威命有司遷隱帝梓宮
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
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况敢貶君
乎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見猶拜之道受拜
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丁亥郭威帥百官詣明
德門起居太后且奏稱軍國事殷請早立嗣君太后
詰稱郭允明弑逆神器不可無主河東節度使崇忠
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贊開封尹勳
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贊崇之子也高祖愛

進德卷三十一
之養視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於萬歲宮請以勲
爲嗣太后曰勲久羸疾不能起威出諭諸將諸將請
見之太后令左右以卧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
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贊已丑郭威帥百官表請以贊
承大統太后詰所司擇日備法駕迎贊即皇帝位郭
威奏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秘書監趙士
交詣徐州奉迎郭威之討三叛也每見朝廷詔書處
分軍事皆合機宜問使者誰爲此詔使者以翰林學
士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訪求得之甚喜時大
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令草太后詰令迎新君儀注

蒼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初隱帝遣供奉官押
功陽曲張永德賜昭義節度使常思生辰物永德郭
威之壻也會楊邠等誅密詔思殺永德思素聞郭威
多竒異因永德以觀變及威克大梁思乃釋永德而
謝之庚寅郭威帥百官上言比皇帝到闕動涉浹旬
請太后臨朝聽政先是馬希萼遣蠻兵圍玉潭朱
進忠引兵會之崔洪璉兵敗奔還長沙希萼引兵繼
進攻岳州刺史王贊拒之五日不克希萼使人謂贊
曰公非馬氏之臣乎不事我欲事異國乎爲人臣而
懷貳心豈不辱其先人贊曰贊父環爲先王將六破

淮南兵今大王兄弟不相容贊常恐淮南坐收其弊
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辱先人耳大王苟能釋憾罷
兵兄弟雍睦如初贊敢不盡死以事大王兄弟豈有
二心乎希萼慙乃引兵去辛卯至湘陰焚掠而過至
長沙軍于湘西步兵及蠻兵軍于嶽麓朱進忠自玉
潭引兵會之馬希廣遣劉彥瑫召水軍指揮使許可
瓊帥戰艦五百艘屯城北津屬于南津以馬希崇為
監軍又遣馬軍指揮使李彥溫將騎兵屯駝口扼湘
陰路步軍指揮使韓禮將二千人屯楊柳橋扼柵路
可瓊德勳之子也 壬辰太后始臨朝以王峻為

密使袁義為宣徽南院使王殷為侍衛馬步軍都指
揮使郭崇威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曹威為侍衛步
軍都指揮使陳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 劉銖李洪
建及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郭威謂公卿曰劉
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讎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
家獲免王殷屢為洪建請免死郭威不許後匡贊至
兗州慕容彥超執而獻之李業至陝州其兄保義節
度使洪信不敢匿於家業懷金將奔晉陽至絳州盜
殺之而取其金 蜀施州刺史田行臯奔荆南高保
融曰彼貳於蜀安肯盡忠于我執之歸于蜀伏誅

鎮州邢州奏契丹主將數萬騎入寇攻內丘五日不克死傷甚衆有戍兵五百叛應契丹引契丹入城屠之又陷饒陽太后敕郭威將大軍擊之國事權委竇貞固蘇禹珪王峻軍事委王殷十二月甲午朔郭威發大梁丁酉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范質爲樞密副使初蠻酋彭師暲降於楚楚人惡其獷直楚王希廣獨憐之以爲強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師暲常欲爲希廣死及朱進忠與蠻兵合七千餘人至長沙營於江西師暲登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雜以蠻兵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

度江出嶽麓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度江腹背合擊必破之前軍敗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時馬希萼已遣間使以厚利啖許可瓊許分湖南而治可瓊有貳心乃謂希廣曰師暲與梅山諸蠻皆族類安可信也可瓊世爲楚將必不負大王希萼竟何能爲希廣乃止希萼尋以戰艦四百餘艘泊江西希廣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日賜可瓊銀五百兩希廣屢造其營計事可瓊常閉壘不使士卒知朗軍進退希廣歎曰真將軍也吾何憂哉可瓊或夜乘單舸詐稱巡江與希萼會水西約爲內應一旦彭

師高見可瓊瞋目叱之拂衣入見希廣曰可瓊將叛國人皆知之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瓊許侍中之子豈有是邪師高退歎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翹足俟也潭州大雪平地四尺潭朗兩軍久不得戰希廣信巫覡及僧語塑鬼於江上舉手以却朗兵又作大像于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命衆僧日夜誦經希廣自衣僧服膜拜求福甲辰朗州步軍指揮使武陵何敬真等以蠻兵三千陳于楊柳橋敬真望韓禮營旌旗紛錯曰彼衆已懼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衣潭卒之服潛入禮寨手劍擊禮不中軍中驚擾何

敬真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潰禮被創走至家而卒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步軍指揮使吳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宏出清泰門戰不利滌出長樂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却許可瓊劉彥瑫按兵不救滌士卒饑疲退就食彭思高戰於城東北隅蠻兵自城東縱火城上人招許可瓊軍使救城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殺吏民焚廬舍自武穆王以來所營宮室皆爲灰燼所積寶貨皆入蠻落李彥溫望見城中火起自駝口引兵救之朗人已據城拒戰彥溫攻清

通鑑卷一百九
泰門不克與劉彥瑫各將千餘人奉文昭王及希廣諸子趣袁州遂奔唐張暉降於希萼左司馬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吳宏戰血滿袖見希萼曰不幸為許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師曷投槊於地大呼請死希萼歎曰鐵石人也皆不殺乙巳希崇迎希萼入府視事閉城分捕希廣及掌書記李弘臯弟弘節都軍判官唐昭胤及鄧懿文楊滌等皆獲之希萼謂希廣曰承父兄之業豈無長幼乎希廣曰將吏見推朝廷見命耳希萼皆囚之丙午希萼命內外巡檢侍衛指揮使劉賓禁止焚掠丁未希萼自稱天策

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楚王以希崇為節度副使判軍府事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為之變食李洪臯弘節唐昭胤楊滌斬鄧懿文於市戊申希萼謂將吏曰希廣懦夫為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諸將皆不對朱進忠嘗為希廣所笞對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一國不容二主他日必悔之戊申賜希廣死希廣臨刑猶誦佛書彭師曷葬之於瀏陽門外武寧節度使贊留右都押牙鞏延美元從都教練使楊溫守徐州與馮道等西來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贊遣使慰

勞諸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己酉威聞之即引兵行趣澶州辛亥遣蘇禹珪如宋州迎嗣君楚王希萼以子光贊爲武平留後以何敬真爲朗州牙內都指揮使將兵戍之希萼召拓拔恒欲用之恒稱疾不起壬子郭威度河館于澶州癸丑旦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湏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宗廟事太后爲母內

辰至韋城下書撫諭大梁士民以昨離河上在道秋毫不犯勿有憂疑戊午威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因勸進威營於臯門村武寧節度使贊已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前中州刺史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陳于府門外贊大驚闔門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郭公慮陛下未察故遣崇威來宿衛無他也贊召崇威崇威不敢進馮道出與崇威語崇威乃登樓贊執崇威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少頃崇威出時護聖指揮使張令

通鑑卷二百八十九
超帥部兵爲贊宿衛徐州判官董裔說贊曰觀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贊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帥衆歸之贊大懼郭威遣贊書云爲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留趙上交王度奉侍道辭行贊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崇威奪吾衛兵事危矣公何以爲計道默然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贊曰汝輩勿草草

此無預馮公事崇威遷贊於外館殺其腹心董裔賈貞等數人已未太后誥廢贊爲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庚申太后誥以待中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壬戌夜監國營有步兵將校醉揚言擲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監國斬之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

通鑑卷二百九十一
物悉罷之犯竊盜及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
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唐莊宗明
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真宮人時月
薦享及守陵戶並如故初唐衰多盜不用律文更定
峻法竊盜賊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有夫
婦人無問強和男女並死漢法竊盜一錢以上皆死
又罪非反逆徃徃族誅籍沒故帝即位首革其弊初
楊邠以功臣國戚爲方鎮者多不閑吏事乃以三司
軍將補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其人自恃敕補多專
橫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之帝命史弘肇親吏上

黨李崇矩訪弘肇親族崇矩言弘肇弟弘福今存初
弘肇使崇矩掌其家貲之籍由是盡得其產皆以授
弘福帝賢之使隸皇子榮帳下 戊辰以前復州防
禦使王彥超權武寧節度使 漢李太后遷居西宮
已巳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 開封尹兼中書令劉
勳卒 癸酉加王峻同平章事 以衛尉卿劉暉主
漢隱帝之喪 初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
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爲
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驥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
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

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
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驤呼
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爲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
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且奏於朝廷示無二
心及贊廢崇乃遣使請贊歸晉陽詔報以湘陰公比
在宋州今方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以爲憂公能
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鎮河東鞏延美楊溫聞湘陰
公贊失位奉贊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
帝使贊以書諭之延美溫欲降而懼死帝復遣贊書
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足以賞其忠義何由責以悔

尤俟新節度使入城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
之契丹之攻內丘也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
妖異契丹主懼不敢深入引兵還遣使請和於漢會
漢亡安國節度使劉詞送其使者詣大梁帝遣左千
牛衛將軍朱憲報聘且叙革命之由以金器玉帶贈
之帝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以腹心處之
乙亥以寧江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爲鄴
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領軍如故仍以侍衛
司從赴鎮丙子帝帥百官詣西宮爲漢隱帝舉哀
成服皆如天子禮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

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
持同安億兆 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 是日劉崇
即皇帝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
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以節度判官鄭珙
為中書侍郎觀察判官滎陽趙華為戶部侍郎並同
平章事以次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
以節度副使李存瓌為代州防禦使裨將武安張元
徽為馬步軍都指揮使陳光裕為宣徽使北漢主謂
李存瓌張元徽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
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

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百緡
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
廉吏客省使河南李光美嘗為直省官頗諳故事北
漢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北漢主聞湘陰公死哭曰
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李驤立祠歲時祭之
 己卯以太師馮道為中書令加竇貞固侍中蘇禹
珪司空 王彥超奏遣使齎敕詣徐州鞏廷美等猶
豫不肯啓關詔進兵攻之 帝謂王峻曰朕起於寒
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為帝王豈敢厚自奉養
以病下民乎命峻䟽四方貢獻珍美食物庚辰下詔

通鑑卷二百九十一
四
悉罷之其詔畧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毗庶又
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為無用之物又詔曰朕生長軍
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
之術各具封事以聞咸宜直書勿事辭藻帝以蘇逢
吉之第賜王峻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也辭而不
處 初契丹主北歸橫海節度使潘聿撚棄鎮隨之
契丹主以聿撚為西南路招討使及北漢主立契丹
主使聿撚遺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稱本朝
淪亡紹襲帝位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大
喜北漢主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栢丁亥以承鈞為招

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都監李存瓌將步騎萬人
寇晉州從暉吐谷渾人也 郭崇威更名崇曹威更

名英 二月丁酉以皇子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榮為
鎮寧節度使選朝士為之僚佐以待御史王敏為節
度判官右補闕崔頌為觀察判官校書郎王朴為掌
書記頌協之子朴東平人也 戊戌北漢兵五道攻
晉州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劉承鈞以為怯蟻附登
城晏伏兵奮擊北漢兵死傷者千餘人承鈞遣副兵
馬使安元寶焚晉州西城元寶來降承鈞乃移軍攻
隰州 癸卯隰州刺史許遷遣步軍都指揮使孫繼

業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執其將程筠等殺之未幾
北漢兵攻州城數日不克死傷甚衆乃引去遷鄆州
人也 甲辰楚王希萼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于唐
帝悉出漢宮中寶玉器數十碎之於庭曰凡爲帝
王安用此物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
不離側茲事不遠宜以爲鑑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
目之物無得入宮 丁未契丹主遣其臣裊骨支與
朱憲偕來賀即位 戊申敕前資官各聽自便居外
州 陳思讓未至湖南馬希萼已克長沙思讓留屯
郢州敕召令還 丁巳遣尚書左丞田敏使契丹北

漢主遣通事舍人李訾使于契丹乞兵爲援 詔加
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中書令遣翰林學士魚崇諒
詣兗州諭指崇諒即崇遠也彥超上表謝三月壬戌
朔詔報之曰向以前朝失德少主用讒倉猝之間召
卿赴闕卿即奔馳應命信宿至京救國難而不顧身
聞君召而不俟駕以至天亡漢祚兵散梁郊降將敗
軍相繼而至卿即便回馬首徑返龜陰爲主爲時有
終有始所謂危亂見忠臣之節疾風知勁草之心若
使爲臣者皆能如茲則有國者誰不欲用所言朕潛
龍河朔之際平難浚郊之時緣不奉示諭之言亦不

得差人至行闕且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二三於漢朝又安肯忠信於周室以此爲懼不亦過乎卿但悉力推心安民體國事朕之節如事故君不惟黎庶獲安抑亦社稷是賴但堅表率未議替移由衷之誠言盡於此 唐以楚王希萼爲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以右僕射孫忌客省使姚鳳爲冊禮使 丙寅遣前淄州刺史陳思讓將兵戍磁州扼黃澤路 楚王希萼旣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府庫旣盡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賚士卒或封其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萼來者亦皆不悅有離心劉光輔之入貢于唐也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營屯都虞候邊鎬爲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圖進取小門使謝彥顥本希萼家奴以首面有寵於希萼至與妻妾雜坐恃恩專橫常肩隨希崇或拊其背希崇銜之故事府宴小門使執兵在門外希萼使彥顥預坐或居諸將之上諸將皆耻之希萼以府舍焚蕩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餘人治之執役甚勞又無

財以賞賚士卒或封其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萼來者亦皆不悅有離心劉光輔之入貢于唐也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營屯都虞候邊鎬爲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圖進取小門使謝彥顥本希萼家奴以首面有寵於希萼至與妻妾雜坐恃恩專橫常肩隨希崇或拊其背希崇銜之故事府宴小門使執兵在門外希萼使彥顥預坐或居諸將之上諸將皆耻之希萼以府舍焚蕩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餘人治之執役甚勞又無

犒賜士卒皆怨竊言曰囚免死則役作之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終日酣歌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逵行逢聞之相謂曰衆怨深矣不早爲計禍及吾曹壬申日帥其衆各執長柯斧白挺逃歸朗州時希萼醉未醒左右不敢白癸酉始白之希萼遣湖南指揮使唐師翥將千餘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逵等乘其疲乏伏兵縱擊士卒死傷殆盡師翥脫歸逵等黜留後馬光贊更以希萼兄子光惠知州事光惠希振之子也尋奉光惠爲節度使逵等與何敬眞及諸軍指揮使張傲參決軍府事希萼具以狀言於唐唐主遣使以厚賞招諭之逵等納其賞縱其使不荅其詔唐亦不敢詰也王彥超奏克徐州殺鞏廷美等北漢李訥至契丹契丹主使拽刺梅里報之丙子敕朝廷與唐本無仇怨緣淮軍鎮各守疆域無得縱兵民擅入唐境商旅往來無得禁止己卯潞州送涉縣所獲北漢將卒二百六十餘人各賜衫袴巾履遣還加吳越王弘俶諸道兵馬都元帥夏四月壬辰朔濱淮州鎮上言淮南饑民過淮糴穀未敢禁止詔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宜令州縣津鋪無得禁止蜀通奏使高延昭固辭知樞

密院丁未以前雲安摧鹽使太原伊審徵爲通奏使
知樞密院事審徵蜀高祖妹褒國公主之子也少與
蜀主相親狎及知樞密政之大小悉以咨之審徵亦
以經濟爲已任而貪侈回邪與王昭遠相表裏蜀政
由是浸衰 吳越王弘俶徙廢王弘侗居東府爲築
宮室治園圃娛悅之歲時供饋甚厚 契丹主遣使
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
使鄭珙以厚賂謝契丹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
皇帝請行冊禮 五月己巳遣左金吾將軍姚漢英
等使于契丹契丹留之 辛未北漢禮部侍郎同平

章事鄭珙卒于契丹 甲戌義武節度使孫方簡避

皇考諱更名方諫 定難節度李彝殷遣使奉表于

北漢 六月辛亥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峻爲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范質戶部侍郎

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穀仍判三司

司徒兼侍中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

禹珪並罷守本官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以

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樞密副使初帝討河中已爲

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帝數以微言諷之穀但

以人臣盡節爲對帝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爲相時國

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
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
器畧在帝前論議辭氣忼慨善譬諭以開主意武
平節度使馬光惠愚懦嗜酒不能服諸將王逵周行
逢何敬真謀以辰州刺史廬陵劉言驍勇得蠻夷心
欲迎以為副使言知逵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
騎赴之既至衆廢光惠送于唐推言權武平留後表
求旌節於唐唐人未許亦稱藩于周吳越王弘俶
以前內外馬步都統軍使仁俊無罪復其官爵契
丹遣燕王述軋等冊命北漢主為大漢神武皇帝妃

為皇后北漢主更名旻秋七月北漢主遣翰林學
士博興衛融等詣契丹謝冊禮且請兵八月壬戌
葬漢隱帝于潁陵義武節度使孫方諫入朝壬子
徙鎮國節度使以其弟易州刺史行友為義武留後
又徙建雄節度使王晏鎮徐州以武寧節度使王彥
超代之戊午追立故夫人柴氏為皇后九月北
漢主遣招討使李存瓌將兵自團柏入寇契丹欲引
兵會之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寇契
丹主強之癸亥行至新州之西火神淀燕王述軋及
偉王之子太寧王溫僧作亂弑契丹主而立述軋契

丹王德光之子齊王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述律以
攻述軋漚僧殺之并其族黨立述律為帝改元應曆
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于北漢北漢主遣樞密直
學士上黨王得中如契丹賀即位復以叔父事之請
兵以擊晉州契丹立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
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

壬申蜀以吏部尚書御史中丞范仁恕為中書侍郎
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楚王希萼既克長沙不賞

許可瓊疑可瓊怨望出為蒙州刺史遣馬步都指揮
使徐威左右軍馬步使陳敬遷水軍都指揮使魯公

緝牙內侍衛指揮使陸孟俊帥部兵立寨于城西北
隅以備朗兵不存撫役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希崇
知其謀戊寅希萼宴將吏徐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
不至威等使人先驅蹙齧馬十餘入府自帥其徒執
斧斤白梃聲言繫馬奄至座上縱橫擊人顛踣滿地
希萼踰垣走威等執囚之執謝彥頤自頂及踵剝之
立希崇為武安留後縱兵大掠幽希萼於衡山縣劉
言聞希崇立遣兵趣潭州聲言討其篡奪之罪壬午
軍于益陽之西希崇懼癸未發兵二千拒之又遣使
如朗州求和請為鄰藩掌書記桂林李觀象說言曰

希萼舊將佐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公爲鄰不若先
檄希崇取其首然後圖湖南可兼有也言從之希崇
畏言即斷都軍判官楊仲敏掌書記劉光輔牙內指
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黃勅等十餘人首遣前辰陽縣
令李翊齎送朗州至則腐敗言與王逵等皆以爲非
仲敏等首怒責翊翊惶恐自殺希崇旣襲位亦縱酒
荒淫爲政不公語多矯妄國人不附初馬希萼入長
沙彭師曷雖免死猶杖背黜爲民希崇以爲師曷必
怨之使送希萼于衡山實欲師曷殺之師曷曰欲使
我爲弑君之人乎奉事逾謹丙戌至衡山衡山指揮

使廖偃匡圖之子也與其季父節度巡官匡凝謀曰
吾家世受馬氏恩今希萼長而被黜必不免禍盍相
與輔之於是帥莊戶及鄉人悉爲兵與師曷共立希
萼爲衡山王以縣爲行府斷江爲柵編竹爲戰艦以
師曷爲武清節度使召募徒衆數日至萬餘人州縣
多應之遣判官劉虛巳求援于唐徐威等見希崇所
爲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恐一朝喪敗俱及
禍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覺之大懼密遣客將范
守牧奉表請兵于唐唐主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
西趣長沙 冬十月辛卯潞州巡檢陳思讓敗北漢

兵於虜亭 唐邊鎬引兵入醴陵癸巳楚王希崇遣使犒軍壬寅遣天策府學士拓跋恒奉牋詣鎬請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爲小兒送降狀癸卯希崇帥弟姪迎鎬望塵而拜鎬下馬稱詔勞之甲辰希崇等從鎬入城鎬舍於瀏陽門樓湖南將吏畢賀鎬皆厚賜之時湖南饑饉鎬大發馬氏倉粟賑之楚人大悅契丹遣彰國節度使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入寇北漢主自將兵二萬自陰地關寇晉州丁未軍于城北三面置寨晝夜攻之遊兵至絳州時王晏巳離鎮王彥超未至巡檢使王萬敢權知晉州與龍

捷都指揮使史彥超虎捷指揮使何徽共拒之史彥超雲州人也 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戰艦二百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仁贍金之子也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耳遠幽州人也司徒致仕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唐主自即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爲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馬希萼望

唐人立巴爲潭帥而潭人惡希萼共請邊鎬爲帥唐主乃以鎬爲武安節度使王峻有故人曰申師厚嘗爲兗州牙將失職饑寒望峻馬拜謁於道會涼州留後折迪嘉施上表請帥於朝廷帝以絕域非人所欲募率府供奉官願行者月餘無人應募峻薦師厚於帝丁巳以師厚爲河西節度使唐邊鎬趣馬希崇帥其族入朝馬氏聚族相泣欲重賂鎬奏乞留居長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爲仇敵殆六十年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鬪鬪困窮自歸若復二三恐有不測之憂希崇無以應十一月辛酉與

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送者皆哭響振川谷帝以比漢契丹之兵猶在晉州甲子以王峻爲行營都部署將兵救之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吏乙丑峻行帝自至城西餞之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內侍使吳懷恩爲西北招討使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希廣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彥暉爲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軍府事希隱惡之潛遣人告蒙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

南漢之逼即棄蒙州引兵趣桂州與彥暉戰於城中
彥暉敗奔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恩據蒙州進兵
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為但相與飲酒對
泣南漢主遣希隱書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彊安靖
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尋戈自相魚
肉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讎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
桂林繼為所取當朝世為與國重以婚姻覩茲傾危
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永擁節
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玄珪
以為不可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

其衆夜斬關奔全州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畧定宜
連梧嚴富昭柳象龔等州南漢始盡有嶺南之地

辛未唐邊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
馬希萼入朝庚辰希萼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

東下王峻留陝州旬日帝以北漢攻晉州急憂其
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且遣使諭峻

十二月戊子朔下詔以三日西征使者至陝峻因使
者言於帝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

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
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

大事去矣帝聞之自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庚寅敕罷親征初泰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慕容彥超聞徐州平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畜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吏獲其書以聞又遣人詐爲商人求援於唐帝遣通事舍人鄭好謙就申慰諭與之爲誓彥超益不自安屢遣都押牙鄭麟詣闕僞輸誠款實覘機事又獻天平節度使高行周書其言皆謗毀朝廷與彥超相結之意帝笑曰此彥超之詐也以書示行周行周上表謝恩旣而彥超反跡益露丙申遣閣門使張凝將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 庚子王峻至絳州乙巳引兵

趣晉州晉州南有蒙院最爲險要峻憂北漢兵據之是日聞前鋒已度蒙院喜曰吾事濟矣 慕容彥超奏請入朝帝知其詐即許之旣而復稱境內多盜未敢離鎮 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會大雪民相聚保山寨野無所掠軍乏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蒙院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仇弘超都排陳使藥元福左廂排陳使陳思讓康延沼將騎兵追之及於霍邑縱兵奮擊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衆霍邑道隘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藥元福曰劉崇悉發

其衆挾胡騎而來志吞晉絳今氣衰力憊狼狽而遁不乘此翦撲必爲後患諸將不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遂還契丹比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蕭禹厥耻無功釘大會長一人於市旬餘而斬之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丘爲太傅以馬希萼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守中書令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馬希崇爲永泰節度使兼侍中鎮舒州湖南將吏位高者拜刺史將軍卿監卑者以次拜官唐主嘉廖偃彭師曷之忠以偃爲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曷爲殿直都虞候賜予甚厚湖南刺史皆入朝于唐永州刺史王贇獨後至唐主毒殺之南漢主遣內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遂取郴州邊鎬請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南漢丙辰唐主以廖偃爲道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張巒知全州是歲唐主以安化節度使鄱陽王王延政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更賜爵光山王初蒙城鎮將咸師朗將部兵降唐唐主以其兵爲奉節都從邊鎬平湖南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倉粟乃至舟艦

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於金陵遣都官郎中楊繼勳等收湖南租賦以贍戍兵繼勳等務爲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糧賜奉節指揮使孫朗曹進怒曰昔吾從咸公降唐唐待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祿賜又減之不如殺紹顏及鎬據湖南歸中原富貴可圖也

二年春正月庚申夜孫朗曹進帥其徒作亂束藁潛燒府門火不然邊鎬覺之出兵格鬪且命鳴鼓角朗進等以爲將曉斬關奔朗州王逵問朗曰吾昔從武穆王與淮南戰屢捷淮南兵易與耳今欲以朗州之

衆復取湖南可乎朗曰朗在金陵數年備見其政事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別賞罰不當如此得國存幸矣何暇兼人朗請爲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逵悅厚遇之 壬戌發開封府民夫五萬修大梁城旬日而罷 慕容彥超發鄉兵入城引泗水注壕中爲戰守之備又多以旗幟授諸鎮將令募群盜剽掠鄰境所在奏其反狀甲子敕沂密二州不復隸泰寧軍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曹英爲都部署討彥超齊州防禦使史延超爲副部署皇城使河內向訓爲都監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爲行營馬步都

通鑑卷二百九十一
虞候帝以元福宿將命英訓無得以軍禮見之二人
皆父事之唐主發兵五千軍于下邳以援彥超聞周
兵將至退屯沭陽徐州巡檢使張令彬擊之大破唐
兵殺溺死者千餘人獲其將燕敬權初彥超以周室
新造謂其易搖故北召北漢及契丹南誘唐人使侵
邊鄙冀朝廷奔命不暇然後乘間而動及北漢契丹
自晉州北走唐兵敗於沭陽彥超之勢遂沮 永興
節度使李洪信自以漢室近親心不自安城中兵不
滿千人王峻在陝以救晉州爲名發其數百及北漢
兵遁去遣禁兵千餘人戍長安洪信懼遂入朝 士

申三岐自晉州還入見 曹英等至兗州設長圍慕
容彥超屢出戰藥元福皆擊敗之彥超不敢出十餘
日長圍合遂進攻之初彥超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
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
之可以長世公於國家非有私憾胡爲自疑况主上
開諭勤至苟撤備歸誠則坐享泰山之安矣獨不見
杜中令安襄陽李河中竟何所成乎彥超怒及官軍
圍城彥超括士民之財以贍軍坐匿財死者甚衆前
陝州司馬閻弘魯寶之子也畏彥超之暴傾家爲獻
彥超猶以爲有所匿命周度索其家周度謂弘魯曰

君之死生繫財之豐約宜無所愛弘魯泣拜其妻妾
曰悉出所有以救吾死皆曰竭矣周度以白彥超彥
超不信收弘魯夫妻繫獄有乳母於泥中掇得金纏
臂獻之冀以贖其主彥超曰果然所匿必猶多榜掠
弘魯夫妻肉潰而死以周度爲阿庇斬於市 北漢
遣兵寇府州防禦使折德宸敗之殺二千餘人二月
庚子德宸奏攻拔北漢岢嵐軍以兵戍之 甲辰帝
釋燕敬權等使歸唐謂唐主曰叛臣天下所共疾也
不意唐主助之得無非計乎唐主大慙先所得中國
人皆禮而歸之唐之言事者猶獻取中原之策中書
舍人韓熙載曰郭氏有國雖淺爲治已固我兵輕動
必有害無益唐自烈祖以來常遣使泛海與契丹相
結欲與之共制中國更相饋遺約爲兄弟然契丹利
其貨徒以虛語往來實不爲唐用也唐主好文學故
熙載與馬延巳延魯江文蔚潘佑徐鉉之徒皆至美
官佑幽州人也當時唐之文雅於諸國爲甚然未嘗
設科舉多因上書言事拜官至是始命翰林學士江
文蔚知貢舉進士廬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唐主問
文蔚卿取士何如前朝對曰前朝公舉私謁相半臣
專任至公耳唐主悅中書舍人張緯前朝登第聞而

銜之時執政皆不由科第相與沮毀竟罷貢舉 三
月戊辰以內客省使恩州團練使晉陽鄭仁誨為樞
密副使 甲戌改威勝軍曰武勝軍 唐主以太弟
太保昭義節度使馮延巳為左僕射前鎮海節度使
徐景運為中書侍郎及右僕射孫晟皆同平章事既
宣制戶部尚書常夢錫眾中大言曰白麻甚佳但不
及江文蔚疏耳晟素輕延巳謂人曰金盃玉盃乃貯
狗矢乎延巳言於唐主曰陛下躬親庶務故宰相不
得盡其才此治道所以未成也唐主乃悉以政事委
之奏可而已既而延巳不能勤事文書皆仰成胥史

軍旅則委之邊將頃之事益不治唐主乃復自覽之
大理卿蕭儼惡延巳為人數上疏攻之會儼坐失入
人死罪鍾謨李德明輩必欲殺之延巳曰儼誤殺一
婦人諸君以為當死儼九卿也可誤殺乎獨上言儼
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會赦宜從寬宥儼由是得免人
亦以此多之景運尋罷為太子少傅 夏四月丙戌
朔日有食之 帝以曹英等攻兗州久未克乙卯下
詔親征以李穀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鄭仁誨權
大內都點檢又以待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充在京
都巡檢 唐主既克湖南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以

圖朗州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唐主謂馮延巳孫晟曰楚人求息肩於我我未有以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吾欲罷桂林之役歛益陽之戍以旌節授劉言何如晟以爲宜然延巳曰吾出偏將舉湖南遠近震驚一旦三分喪二人將輕我請委邊將察其形勢唐主乃遣統軍使侯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路趣全州與張巒合兵攻桂州南漢伏兵於山谷巒等始至城下罷乏伏兵四起城中出兵夾擊之唐兵大敗訓死巒收散卒數百奔歸全州 五月庚申帝發大梁戊辰至

兗州已巳帝使人招諭慕容彥超城上人語不遜庚午命諸軍進攻先是術者給彥超云鎮星行至角亢角亢兗州之分其下有福彥超乃立祠而禱之令民家皆立黃幡彥超性貪吝官軍攻城急猶瘞藏珍寶由是人無鬪志將卒相繼有出降者乙亥官軍克城彥超方禱鎮星祠帥衆力戰不勝乃焚鎮星祠與妻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殺之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初彥超將反募群盜置帳下至者二千餘人皆山林獷悍竟不爲用帝欲悉誅兗州將吏翰林學士竇儀見馮道范質與之共白帝曰彼皆脅從耳乃

赦之丁丑以端明殿學士顏衍權知兗州事壬午赦
兗州管内彥超黨與逃匿者期一月聽自首前已伏
誅者赦其親戚癸未降秦寧軍為防禦州 唐司徒
致仕李建勳卒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
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為他日開發
之標及江南之亡也諸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者惟
建勳冢莫知其處 六月乙酉朔帝如曲阜謁孔子
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
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
子墓命葺孔子祠禁孔林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

為曲阜令及主簿丙戌帝發兗州 乙未吳越順德

太夫人吳氏卒 丁酉蜀大水入成都漂沒千餘家

溺死五千餘人壞太廟四室戊戌蜀大赦賑水災之

家 己亥帝至大梁 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陳留

王馮暉卒其子牙內都虞候繼業殺其兄繼勳自知

軍府事 太子賓客李濤之弟澣在契丹為勤政殿

學士與幽州節度使蕭海真善海真契丹主兀欲之

妻弟也澣說海真內附海真欣然許之澣因定州謀

者田重霸齎絹表以聞且與濤書言契丹主童駮專

事宴遊無遠志非前人之比朝廷若能出兵必克不

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於速度其情勢他日終不能力助河東者也壬寅重霸至大梁會中國多事不果從 辛亥以馮繼業爲朔方留後 樞密使王峻性輕躁多計數好權利喜人附已自以天下爲已任每言事帝從之則喜或時未允輒愠懟往往發不遜語帝以其故舊且有佐命功又素知其爲人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帝帝即位猶以兄呼之或稱其字峻以是益驕副使鄭仁誨皇城使向訓恩州團練使李重進皆帝在藩鎮時腹心將佐也帝即位稍稍進用峻心嫉之累表稱疾求解機務以訶帝意帝屢遣左右敦諭峻對使者辭氣亢厲又遣諸道節度使書求保證諸道各獻其書帝驚駭久之復遣左右慰勉令視事且曰卿儻不來朕且自往猶不至帝知樞密直學士陳觀與峻親善令往諭旨觀曰陛下但聲言臨幸其第嚴駕以待之峻必不敢不來從之秋七月戊子峻入朝帝慰勞令視事重進滄州人其母即帝妹福慶長公主也 李穀足跌傷右臂在告月餘帝以穀職業繁劇趣令入朝辭以未任趨拜癸巳詔免朝參但令視事 蜀工部尚書判武德軍郭延鈞不禮於監押王承丕承丕謀作亂辛丑左奉聖都指揮使安次

孫欽當以部兵戍邊佯辭承丕承丕邀與俱見府公
欽不知其謀從之承丕至則令左右擊殺延鈞屠其
家稱奉詔處置軍府即開府庫賞士卒出繫囚發屯
戍將吏畢集欽謂承丕曰今延鈞已伏辜公宜出詔
書以示衆承丕曰我能致公富貴勿問詔書欽始知
承丕反因紿曰今內外未安我請以部兵爲公巡察
即躍馬而出承丕連呼之不止欽至營曉諭其衆帥
以入府攻承丕承丕左右欲拒戰欽叱之皆棄兵走
遂執承丕斬之并其親黨傳首成都 天平節度使
守中書令高行周卒行周有勇而知義功高而不矜
策馬臨敵叱咤風生平居與賓寮宴集侃侃和易人
以是重之 癸卯蜀主遣客省使趙季札如梓州慰
撫吏民 漢法犯私鹽麴無問多少抵死鄭州民有
以屋稅受鹽於官過州城吏以爲私鹽執而殺之其
妻訟寃癸丑始詔犯鹽麴者以斤兩定刑有差

程